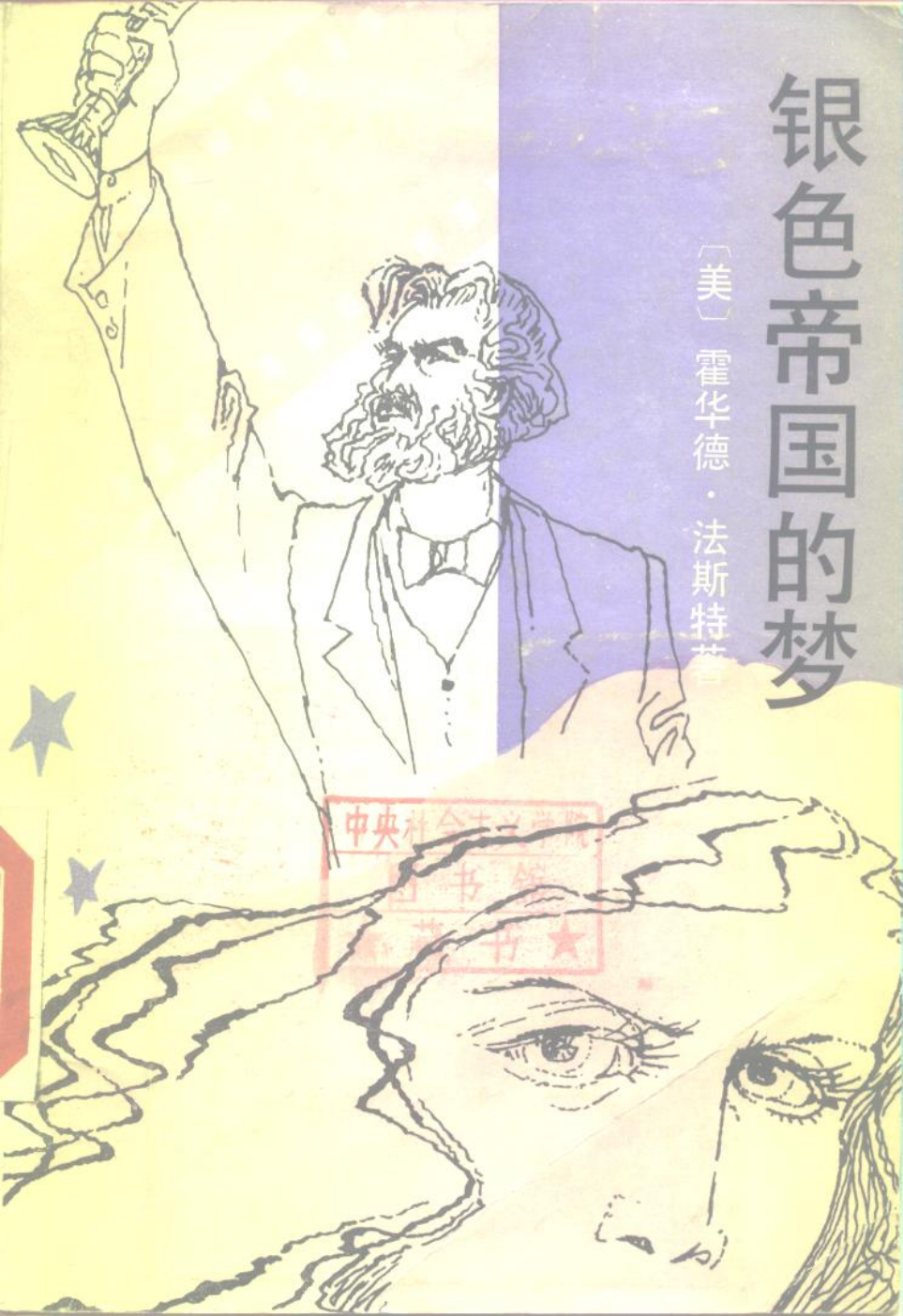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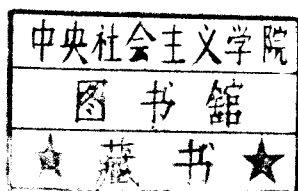
银色帝国的梦

〔美〕霍华德·法斯特著



183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吴 越 译

银色帝国的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Howard Fast

MAX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82

本书根据美国波士顿豪顿·米福灵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译出

银色帝国的梦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吴越译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排版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60,000 插页 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39-0490-9/I·273

定价: 4.60 元

第一章

1891年

与大多数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马克斯·布里茨基是那么不情愿地挣扎着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当生命刚注入到他那红红的小屁股上时，他便大声地哭喊出他的不满和愤怒，那声音、那力量使倒提着他两只小脚丫儿的塞格尔大夫都大吃一惊。

“我真该死，”塞格尔大夫低声说，“骨瘦如柴的小家伙，倒是活蹦乱跳的，肯定超不过六磅重。上帝呀！可他却活着。”

1879年11月15日，在纽约市东区^①犹太人聚居的亨利街亚伯拉罕·布里茨基的家里，马克斯·布里茨基诞生了。那时，婴儿的接生都是在家里进行的。马克斯的母亲莎拉·布里茨基正躺在床上，盯着那个在塞格尔大夫手中摇晃不停的细小得象青蛙一样的粉红色肉团——她的第一个孩子。莎拉还不到二十三岁。平心而论，她还算是个比较迷人的少妇，有着发育正常的体形及一头浓密的褐色秀发。可此时，她却显得筋疲力尽，面色苍白，浑身上下被汗水湿透，身体在不停地抖动，还没有从分娩的阵痛中恢复过来。比她大五岁的丈夫亚

① 纽约市东区：是贫民百姓主要的居住区。

伯拉罕对这一切比她更感到害怕。他是一家服装厂的裁剪工。在这间血汗工厂^①里，艾贝^②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周要干六天——而不象现在的五天工作制——周薪却只有七美元。

马克斯是布里茨基家的头一个孩子。在他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艾贝，这位精力充沛的汉子又和他的妻子以非常有规律的节奏为马克斯带来了许多小弟弟、小妹妹。弗里达是1880年诞生，十二个月后又是一个没有命名的死胎；1883年鲁比出世；1886年，希拉来到人间；埃丝特生于1888年；十四个月之后，本杰明·布里茨基于1889年又为美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增添了新的一员。

美国的国土是辽阔的。然而，亨利街那套小小的、只有凉水供应的公寓房间，却还是那么狭小。两间小卧室，一间小起居室，一间小餐厅，还有一间小厨房。房屋是一间挨着一间，除了一个细小的、黑黑的通风口之外，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的第六个孩子出生后一年，艾贝·布里茨基发誓要向他的老板请求加薪，要求加薪，乞求加薪。可是，哎呀呀！他造孩子时的勇气、力量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见到他的老板，他就害怕得不得了。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再找份活儿干，把他的星期天也用上。他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新泽西州的火车渡轮上当舱面水手，并负责打扫卫生，每星期天上班。但是每星期干七天对他那本来就疲劳过度的身体来说，简直太重了。所以在

① 血汗工厂：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的小工厂。

② 艾贝：亚伯拉罕的爱称。

他四十岁时，便因冠心病的突然发作而在工作时死亡。

艾贝在马克斯还不到十二岁时，便死了。留下莎拉和六个孩子，一幢公寓房间，还有厨房里一个当作布里茨基家小银库的棕色罐子中的十二块多美元。自马克斯出生以来，布里茨基家的储钱罐里放的钱仅有一次超过五十美元，而更经常的是只有一两美元，所以艾贝走时剩下十二美元遗产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艾贝和莎拉都是移民，他从立陶宛来；她从波兰来。是他们的亲人凑钱让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新世界的。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期望亲人们也能来这里，与他们团聚。但这希望终究也没能变成现实。因此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一个亲人也没有。现在艾贝死了，莎拉只能靠犹太教堂里的人集资举行简单的葬礼。

莎拉想到了死！

在那个年代，除了一些私人慈善机构之外，没有救济，没有社会福利，也没有对穷人的援助。即使是这些慈善机构，也接触不到莎拉所生活的那层社会。在这种环境下，尽管马克斯·布里茨基还不到12岁，命运已使他成为一家之主，七口人生活、希望的支柱。

马克斯挑起了这副重担。当他的母亲又哭又叫，把他的弟妹们吓得发呆时，马克斯却开始行动了。他本来在东百老汇街的一所公共学校^①上六年级，但他现在却默默地、主动地终止了他的学业。对他母亲，他只是简单地说：“一切都会好的！”

“你说什么？！”莎拉尖叫道，“我都要死了，而你却说这一

① 公共学校：有别于私立学校，不用交学费。

切都会好的!”

她用意第绪语^①讲话。一则，她的英语本来说得就不好，但更重要的是，她现在的心情正处于极度悲哀之中，没有心思考虑如何用英语表达她内心的痛苦。随后她又抽了马克斯几个耳光。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对一个男人爱得不是那样深，尽管这个男人现已撇她而去，并在过去的十三年内几乎一直不停地使她怀孕，那么她现在的悲痛也不至于被夸大到这种程度；一位年仅十二岁，骨瘦如柴的孩子的话，也不致使她的悲痛转化为愤怒。马克斯对这一切都明白。他只是站在那里默默地忍受着。

十二岁的马克斯已经开始在尽一个父亲的义务了。为了这个家，他每天清晨跟着送牛奶的车子，到城北格雷莫西公园周围一些富裕人家那里去偷牛奶。也只有到那里才能搞到牛奶。住在亨利街上的人家是不会有人订牛奶的。每当马克斯给家里带回两三夸脱牛奶时，莎拉总是狠命地盯着他，但又把牛奶默默地收下。

为了这个家他还在大街上抢了人家的东西——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事情发生在他父亲下葬后的那天。也就是在那天，他对他母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也就在那天，他家急需钱交房租。当时，家里只有一些面包、奶酪、土豆，外加一根意大利香肠，还是犹太教堂里的人送来的。但这些东西也不过仅能维持一天多。布里茨基家需要现金。马克斯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尽管在他那个年纪，他还没学到多少应付现实的手段，可他还是能够迎接现实对他的挑战。这位瘦小、长脸、

① 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大鼻子、大嘴，还有一双淡蓝色眼睛的孩子站在门廊里，沉思着。他的脸肮脏粗糙，浅棕色的头发盖过了耳朵；鞋尖已露出脚指头，底子也已磨烂；袜子又松又破；裤子上两个膝盖处早就磨成了洞；汗衫都快成了碎片。

现在是九月下旬，他倒还不必考虑如何过冬。他去年的外套早就传给了他妹妹弗里达。他已经顾不得那么远了。今天，他就得找到钱度过这个难关。马克斯又开始行动了。

从亨利街到城南那高楼林立的金融区，也就是一英里半的路程。正如一个小偷所说的，他抢银行是因为那里面有 钱。马克斯来到这里也是怀着同样目的。他在找一个矮胖的大肚子男人。虽然在亨利街那一带也有这样的大肚皮，但他们却决不会有金表及金表链。好！现在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家伙穿着一件丝绸衬衣，胸前挂着一条无可置疑的金表链，正在与另一位绅士交谈。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正向他们走来。马克斯迅速伸出十个手指头，猛地抓住表链，用力一拖，大肚皮的绸衬衣被拽开，扣子飞得遍地都是，挂表链的扣眼被撕破，放在衣兜里的金表也被拖跑。没等这两位绅士喊：“抓贼！”马克斯早已不知去向 了。

在大街上飞跑，对马克斯来说真是轻车熟路。这是他的世界。就在两位绅士高喊“抓贼！”时，他已经拐进了一条小胡同。一个成人在街上乱跑肯定要吸引一大群人，一个孩子在街上跑则绝对没人注意。马克斯一口气跑到理文顿街的莫尔·斯普兰斯基当铺。他以前也去过那里，但带的都是从南街垃圾堆里捡出来的铜器、门把手、铰链、托架等，其价值从来就没超过十美分。可这块表及这表链要值钱多了。斯

普兰斯基从马克斯伸过来的手中接过表来仔细地看着，又打开盖用手拨拨指针，最后，给了马克斯两美元。

“滚你的吧！”马克斯叫道，“我爸昨天死了。我妈有六个孩子。我要二十块钱。”斯普兰斯基盯着孩子那双冷酷的蓝眼睛，用手捋了一下胡子，然后点点头。

“十块！”斯普兰斯基说道。这表及表链至少要值一百元。

“把表还给我！”马克斯伸出手。

斯普兰斯基整个身子向后一缩。“你爸昨天死了？”

“对。”

“十二块吧！”

“我再说一遍，滚你的吧！”

“我要叫警察了？！”

“叫吧！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爸爸的表当了。再告诉他们，你这里其他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

“脾气倒是不小。”

“对。都给我一块一张的，全要一块一张的！我自己会数。”

从这一天，从这一时刻起，马克斯就不再是个学龄儿童了。他已经跨入了求生存的行列之中。在这一行业中，他认识到，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找份工作是多么地难；他还认识到，即使是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使他有足够的钱养活一个七口之家，其中五个还是只能吃的孩子。他不能这么干，他要另谋出路。可不管干什么，他都需要钱。所以在他回到家里时，他只交给他伤心的母亲十八美元，为自己留了两元。

“这是什么？”莎拉问道。

“那狗娘养的海米尔曼来过这里啦？”海米尔曼是他们的房东。

“别说脏话！”莎拉喊道。

“他来过没有？”

“来过了。”

“那他说了些什么？”马克斯问他母亲。

“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些什么！”莎拉怒气冲天地哭喊着，就象对着她的丈夫。她完全忘记了在她面前的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她用一种尖厉的、令人害怕的声音说：“他能说什么，那个坏蛋？明天交房租，交不出，我们就得滚蛋。他闻见死人味比狗的鼻子还灵，还没等可怜的艾贝在地下睡安生，就来敲我的门。他要把我们都赶到大街上去！”她提高了嗓门。

布里茨基家最小的一位，现年一岁半的班尼^①正躺在摇篮里。这个摇篮已使用过六次了。其他四个孩子都站在厨房里，也深深地卷入到这令人痛苦的境地中。他们看着，听着，开动小脑瓜，拼命想弄懂这世界末日的意思。

马克斯指了指桌上的钱：“十八块，用九块钱付房租，用剩下的九块买吃的。再不会有人把我们赶到大街上去了。”

“你哪来的钱？”莎拉边收了钱，边问。

“这您别问了。我搞到了。”

“你这小叫化子，你偷的！”莎拉抽他的嘴巴子，但这巴掌已没了力气。

“我们不会挨饿，也没人会赶我们走了。”

^① 班尼：本杰明的爱称。

在以后的一些年里，马克斯很自豪地说，他曾被排斥出娱乐性行业，但是他命里注定要干这一行。他开始从事的一些行业，连同他的其他一些计划，虽然与娱乐业没有什么特别密切的联系，可他所干的却都需要想象力。马克斯能想到的，其他人一般都想不到。但以他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他的想象不可能很丰富，并被限制在某一点上。如果马克斯被迫去回顾、去说明他为什么要接过抚养一个七口人之家的重担，他也许就回答不出。可是这个问题却从来没人提过，他自己没提过，别人也没问过。

从另外一方面讲，纽约市的娱乐业在1891年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除了用英语对白的剧院外，还有四家用意第绪语对白的剧院。两家德语的，一家讲意大利语的，一家讲捷克语的。几年前，沙皇把犹太人剧团赶出了俄国，所以这两年在纽约东区，意第绪语戏剧特别繁荣。四十多家英语剧院更是热闹非凡，尽管所上演的剧目并不怎么样。当然他们也时不时地用肖伯纳、易卜生、莎士比亚、哈代等有名的欧洲戏剧家的名作来点缀一下。

真正的美国戏剧自然还是在以后的年代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对戏剧的迷恋，确实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纽约人就是爱看戏。除了那些从欧洲来的商店主，由于时间及语言关系对戏剧不感兴趣之外，几乎每个能掏得起一张戏票钱的人，都要到剧院去上一两次。

对这些，马克斯可说是非常清楚。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给自己留下了两美元。他父亲死后，马克斯和他八岁的弟弟，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得起来去教堂为死去的亲人做祈

祷。布里茨基家的孩子里，唯有他们俩够岁数做祷告。在他们的父亲死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马克斯让鲁本替他做祷告，他自己则到布罗姆街库尔兹面包厂去，买又硬又不好消化的面包圈，然后再把这些面包卖给血汗工厂的工人们。他曾跟着一个名叫舒兹·列文的小伙子干过这活儿。舒兹·列文让他当助手，并付给他十美分。可是舒兹还在上中学，他只能在星期天来干活。

马克斯就不同了。他早就不上学了，完全可以每天到这儿来。他来到面包房几乎没人注意。他拼命地吸着面包的香味，看着工人用迅速准确的动作将面团甩到模子里去，再把模子放到开水中浸一下，最后推入烤炉。

但是，终究有人看到了他，并问他想要干什么。

“一百个面包圈。”他说着，把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平展地放到柜台上。

“你怎么不上学？”

成人的世界就是复杂、猜疑。如果商店里来人背走一袋子面包，保证不会有人问他们，他们有钱嘛。

“学校九点才上课。”

背着一百个面包圈来到百老汇东区的时装女衣公司时，马克斯又遇到了这样的问话。一个胖胖的看门老头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

马克斯心里暗暗地骂这个糟老头子，但他表面上却是可怜巴巴地向这个看门人讲他父亲死了，家有七口人等着吃饭。

“要进去得花两毛钱。”看门人面无表情，根本不为马克斯的话所动。他生活在一个骗子的世界，要让他相信别人的话，那才是怪事。

“一毛。”马克斯老练地还了个价儿。

最后他们敲定十五美分，马克斯这才进到公司里面。他走进车间来到一排排缝纫机旁，把他的热面包卖给缝衣的女工，一个卖两分钱。车间工头要撵走他，可女工们都不干。她们可怜他。他能让人产生怜悯、同情之心。他又小又瘦，能装出一副愁苦的样子，这种样子使他的脸显得非常可爱。当他讲了他家的不幸之后，女工们的心都碎了。他很轻松地把那一百个面包圈都卖了。要不是给看门的十五美分，他就整赚了一美元。有三美元作为资金他现在可以在娱乐业一显身手了。

当时在纽约要是上演一部戏时，总是在各种零售商店的橱窗里贴上海报。海报一般为十八英寸宽，二十四英寸长。上面写着剧的名字，主要演员及内容简介。作为回报，小商贩们一般都能得到两张戏票。然而，纽约东区的小商贩们对于这些用英语对白，完全是在富裕人家住宅区里演出的戏剧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他们都把票送了人，或卖给别人。有一次在食品店里，马克斯看到一个女人付五十美分买了两张店主本来也要送人的戏票。这女人是个妓女，所以店主还不愿要她的钱，怕玷污了他的名声。马克斯从来没看过戏，他也没有看戏的愿望，因此弄不懂一个女人为什么花好多钱去买票看戏。马克斯当时只是简单地认为这些妓女喜欢上剧院。这样的推理固然很可笑，但对马克斯来说却有利。对于那些成天在艾伦街、奥萨德街和卢德洛街从事卖笑生涯的妓女们来说，到上流社会的剧院去，真是再时髦不过的事了。她们也向往幸福美满的生活，她们也想做个有文化、从良的女人，可她们只能将这

一切寄托在希望之中。

马克斯权衡了一下，便做出了决定。他来到索尔·马利塔的修鞋店说：“他们在你的窗上贴海报，给你票了吗？我要买。”

索尔既没时间，也没那爱好去看戏。“我听说你可怜的妈妈去世了。”

“我爸爸。”

“更糟糕，真可怕。”他用意大利语说。马克斯同意地点头。他显得很懦弱，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给你这个。”索尔给了马克斯一美元，“也许有点帮助。”

“我不要钱，”马克斯回答道，“谢谢您，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他们给你的票。”

“干什么？你妈妈已死了，你还去看戏？”

“是我爸爸死了。我买你的票，两张票两毛五。”

他从索尔那儿得到四张票，有两张戏票是《魔鬼也要顾忌》，主演露西·德玛尔；另两张票是《天皇》。这部戏由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创作，六年前在纽约公演时就曾引起轰动。

马克斯告诉索尔他要戏票干什么，他知道索尔不会欺负他。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已能判断好人坏人了。索尔答应以后为马克斯留着票。

马克斯的母亲莎拉，生于1856年，六岁时移民来到纽约东区。许多年以后马克斯仍搞不清生活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她丈夫死时，她不过三十五岁，但却已经心力憔悴，生命的活力已荡然无存，曾经拥有过的一丝美貌，现在也飘逝得无影无踪。她已走投无路，既无希望，又无幻想，更无切实可行的计划。而这个骨瘦如柴，变得如此陌生的孩子为

她及她的全家所做的一切，又使她感到那样的不可思议。她心里对孩子的爱已变成了挫折、恐惧和暴怒。她现在脑海里唯一的想法，她现在所能干的就是等待死亡的降临。如果另一个女人也同样处在她这种境地，那么，这女人很可能先把她的孩子杀掉，然后自杀。而莎拉却宁愿让严酷的现实慢慢地执行这一处决。

可是马克斯站起来了。他带回了钱，于是全家人得救了。然而是一个孩子而不是大人承担起抚养全家的重担。这个事实无疑冒犯了常规。所以莎拉心里并没有产生一种欣慰感，反而对她儿子发怒、哭喊。马克斯理解这一切。

他对母亲的理解、容忍，实际上完全是无意识的，就象一只主人并不喜欢的狗却永远跟着主人那样，马克斯也离不开莎拉。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爱这个女人，因为他对她太了解了。他感到内疚，因为他没有让她为报复这冷酷的现实而实施她那可怕的自杀计划，反而又向她奉献了一份极其特殊的礼物——使她继续生存。这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又是正常而又不正常的事，却恰恰成为莎拉不能原谅他的原因。他没让她那小小的、可怕的计划得逞。很显然，他们俩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点却是两人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对马克斯的弟妹们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马克斯从来没想到要与这六个依赖于他的亲骨肉分开。他们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就是他的生存。这是事实，不是怜悯，不是责任，而是现实。马克斯也不知道还有其他种现实。因此他既然接受了这种现实，他也就接受了他母亲对他的不满与恼怒。他也曾想尽量不使她生气。他一边让比他小十三个月的妹妹弗里达带信给学校的老师请

假，一边向他母亲撒谎说他去上学，可当学校老师找到家里来时，他得到的是他母亲的耳光、斥责。

“你是个叫化子，你是个小叫化子！”她对他叫道。她的火气已不是那么凶；她渐渐地从那绝望中恢复过来。她丈夫死了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可他们却仍然活着，桌子上也还有吃的。

“我在做我应做的事，”马克斯告诉她，“我也不是个叫化子，妈妈。”

“十二岁的年纪就跟妓女混在一起！”

“我没和她们干什么，妈妈。我只是卖给她们戏票。”

“格林巴姆先生说你给她们拉客。”

“他瞎说！我不是拉皮条的。”马克斯不喜欢这个字。他从八岁起就知道拉皮条的和卖淫的挣多少钱，他也知道这是在大街上干的行当。尽管他还不太清楚是什么使这古老的行当得以继续下去。他对这一切太熟悉了，因为他的家离这些人所住的地方也不过几步之遥。有一次，他把一位主顾带到苏西·布林克豪夫那里去。但仅此一次。当时苏西给了他一美元。苏西是个丰满娇艳，三十多岁的女人，有着一头染过的金发。她有点多愁善感。当她知道布里茨基家的不幸之后，她对马克斯又多了一份敬意。以后每当马克斯拿着戏票找她时，她心里都感到不好受，眼眶中满含着泪水。在她眼里，马克斯绝不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子，而是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有头脑、无私的恋人形象；是一个她从来也没生过的可爱的孩子形象。她对马克斯身上穿的破衣服并不嫌弃，而且还把她自己喜欢的衣服给马克斯穿。对马克斯给她带来的票也从来不挑剔，总是高兴地接过来，并且是一美元一张。要

是其他妓女因此而对马克斯说些脏话，她便让她们闭住破嘴。她对马克斯说：“别理这些下贱的妓女，她们都有性病。”她还详尽地、具体地讲述了梅毒与淋病，并热情又有些害羞地告诉马克斯对这两种病的预防方法。

可以说，她收养了马克斯。她对其他妓女说：“他是我的护身符。”慢慢地，马克斯能向更多的妓女卖戏票了。与此同时，他还扩大了他的面包生意。大多数工厂不让他进，但他还是找到了两家成衣厂，去向女工们推销他的面包。当然他还得贿赂工厂看门人，不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他父亲死后的几个月里，马克斯每周要卖一千个面包，扣除各项开支，他能获纯利八美元。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一个星期里，除了那只偷来的表赚了些钱外，马克斯还交给他母亲九美元。到第二周，就上升到十二美元。第三周，他给家里带回十四美元，比他父亲挣的都多，这还不算他为自己留的一些钱。当然，不是每周都能如此赚钱，可布里茨基家的六个孩子及他们的母亲莎拉却可以对付着过日子了。

莎拉不再对马克斯发火。一个虽然瘦小但却十分健壮的十二岁孩子，能使他们不再挨饿，脱离死亡的威胁，这实在不能不让她感动。她很少再对马克斯大吼大叫。她的怒火，她的巴掌都转向了其他几个孩子。有一次，她甚至眼含热泪，而又不好意思地对马克斯说：“真谢谢你，真谢谢你。”

马克斯在许多场合也曾看到过莎拉对他的弟弟、妹妹们，而不是对他表现出一个母亲所特有的母爱。马克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想象不出他母亲为什么能对他的弟妹那样疼爱，而对他却如此苛刻，他更想不到由于他接替了他死去的父亲的角色而成为一家之主，从她手里接过了抚养照看全家的重